

# 新版“狸猫”更精彩

曹树钧

## 新的内涵 新的精神

这是一个旧京剧舞台上历演不衰的传奇故事、传统剧目，有各种版本。上海京剧院改编的《狸》剧，取其精华、剔其糟粕，保留了原作情节曲折生动的传奇性，又使之合情合理。原作中的一些精彩片断，如“抱妆盒”、“拷寇”、“断太后”、“阴审郭槐”等都基本予以保留，剔除了一些枝蔓和宣扬封建迷信的情节。

《狸》剧最大的创新之处，是对这一传统题材的思想内涵作了崭新的诠释，赋予了新的灵魂。通过陈琳、寇珠、秦凤、李妃与刘妃、郭槐之间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宣扬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真善美终将战胜假恶丑这一永恒真理。这一主题的确立，使这个故事超越了时间、地域的界限，对为坚持真理而不屈不挠进行斗争的人们具有超时代的鼓舞力，体现出一种意味深长的哲理内涵。

新版“狸猫”还将原剧的正邪

之争进一步加以开掘，从李妃与刘妃之争联系到政治、权力乃至人性之争。1996版第三本第五场中，李妃一案平反，刘妃是不出场的；而新版则让刘妃在场并与包公、李妃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斗争。

刘妃惨败之后，临死挣扎着说了这样一段话：“哀家这辈子为了谋夺后位，真是费尽心机，使尽招数。今儿个落得这般田地，也算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可有一件你们别忘了，此案起因，全在先皇一道诏书。先皇行的事，先皇作的主，先皇定的案，谁敢说一声不？如今硬要是把八辈子的陈年老账兜底翻……小心呐，皇上！小心你也一脚踩进永难自拔的泥潭漩涡！皇上，好自为之吧！”

这番合乎刘妃心理逻辑的“警告”，发人深思。刘妃与李妃之争，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嫔妃之争，制造悲剧的罪魁祸首不仅仅是刘妃一人，它与封建的皇权制度、嫔妃制

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因如此，仁宗皇帝听罢这席话后禁不住踌躇起来，对此案要“从长计议”、“日后再讲”了。此剧的涵义于是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 写戏写人 写人写心

要提高连台本戏的品位，必须要努力塑造人物，根据连台本戏的特点创造出鲜明、生动、感人的形象。1996版成功刻画了三个申张正义的形象——陈琳、寇珠、秦凤，新版对他们作了再度提高。此外，对其他人物的塑造也有明显改善。

新版里改动最大的一个人物，是八贤王。在旧京剧巾，八贤王是一个被理想化的人物。1996版加强了八贤王的现实性，但在表现分寸上过于描写他犹豫、观望、消沉、懦弱的一面。新版“狸猫”在赋予人物以正义感的同时，又注重了对其心理谋略的描写。他十一年称病不

在内容上抓住一个“厚”字，以变化莫测故事情节、紧扣人心的戏剧悬念、起伏跌宕的人物命运和贯通古今的主题意念，抓住观众的心。

当代的观众，是生存在紧张、快速的生活节奏与工作节奏中的观众。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绝大部分人已改变了爷爷奶奶祖先辈慢条斯理、闲适安稳的生存方式，他们习惯于紧凑快捷的生活规律，即便在休闲观摩时，也不愿耗费过多的时间，而期待在不多的时间里有更多的收获。《狸》剧尽管一演三本（现在改为两本），然而一泻千里，环环相扣，抓住舞台节奏的

一个“紧”字，可以令那些被现代生活方式和电视媒介训练得十分敏捷的观众得到满足。

当代的观众，又是见多识广，在艺术上有更高要求的观众。在总体要求艺术技巧一个“美”字的前提下，人们期盼着综合艺术整体效应的展现。作为全国性剧种的京

出，是韬晦之计，目的是等待时机；幼主归政之后，他主动访包府，“决然挺身对豺狼”；包拯进宫揭发真情，他立即闯宫证实“陈琳血书皆实言”，与包拯密切配合合力惩凶。这些改动，使八贤王成为积极参与这场斗争的骨干力量，既使剧情发展更加合理，又使人物正直、机智的性格更加丰满。

随着人类文明的日益微观化，人们越来越要求艺术作品不仅要表现出生活的真实，而且要表现出心理的真实，不仅能反映色彩斑斓的客观世界，而且能展示人物丰富多样的微观世界。戏剧作品对人物性格的描绘，主要是着眼于揭露人物性格和品质的根源。在新版“狸猫”中，陈琳的主要对立面刘妃的形象也有了显著的提高。1996版中的刘妃，缺乏深度，与其临朝十八年的经历不太相称。新版“狸猫”，充分注意了对刘妃性格和心理的深度开掘。在毒死陈琳的一场戏中，刘妃预料陈琳会让郭槐先尝，于是将汤药分黄、黑两碗，先让郭槐喝无毒的黄碗药汤，然后勒逼陈琳喝黑碗毒药。陈琳死后，刘妃马上命人报知八贤王，企图让他断绝翻案之念。全剧最后一场“昭雪”，1996版中刘妃不出场，新版则让刘妃作为了包公的主要对手，在激烈的交锋中，层层深入地揭示了她的险恶用心——先是让李妃威逼利诱，然后

准备借刀杀人，借赵祯之手处死李妃。赵祯、包拯的突然来到，打乱了她的部署。眼看阴谋即将败露，刘妃被迫舍犬李代桃僵，并暗示郭槐“欲保自身先要保皇娘。”妄图以此结案。但八贤王的出现令真相大白，刘妃阴谋宣告破产。在这场戏中，刘妃的阴险、狠毒、奸诈，被抽丝剥笋般地揭示出来了。

### 简炼干净 浓淡相间

新版“狸猫”在使剧情更为集中的同时，又保持了1996版曲折多姿、雅俗共赏的特色，在场面安排上更注重针线紧密，既跌宕起伏，又浓淡相间，全剧节奏流畅，张弛有度。

本着“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原则，剧中的场次几笔带过，但对重点场次则浓墨重彩，大书特书。如下本第一场“李妃呼儿”，开门见山地表现赵祯归府，李妃情不自禁在宣德楼前高呼“儿啊”，引起轩然大波，舞台演出只有几分钟。紧接着“断太后”一场，则用了整整40分钟，详尽表现包公断案，将包公的清正廉明、机智多谋、注重实证的性格深入地表现出来。

新版“狸猫”使1996版的一些情节则更趋合理化。如寇玉原是范仲华带来见包公的。他对包公说，发现衙门口有一个女人形迹可疑，于是把她带来见包公。这一处理比

较勉强。因为依照范仲华的身份、年龄、性格，他不会那么细心、敏感和主动。新版改为包公的随从包兴发现“门外一陌生女子，回来转悠，形迹可疑”，把她带进府内问话，这就比较自然了。这一改动，不仅省略了范仲华向包公解释的一大段戏，且使剧情进展更为简练。

好戏须有重场戏，须有重点场面。用曹禺的话说，要善于抓住典型场面，“深下去，再刻几下子”。新版“狸猫”在场面开掘上又下了大功夫。如下本最后一场“昭雪”，用刘妃威逼李妃、包拯状告郭槐、刘妃舍犬保己、包拯呈验血书、贤王当庭作证、包拯犯颜直谏这六个回合，将戏剧矛盾一层推向一层、一浪高过一浪。有些回合又深入展开几个层次，如包拯状告郭槐这一回合，又开掘出出示供状、验手模足印、郭槐当堂验伤这三个层次。最后也是最棘手的一个回合，刘妃搬出“先皇作的主，先皇定的案”这张王牌威胁赵祯，赵祯内心矛盾，决定“从长计议，留待日后再讲。”十八年的沉冤就有石沉大海的危险。就在这一关键时刻，包公挺身而出，以陈琳、寇珠、秦凤三个志士烈女为例，指出“他们为什么义无反顾来殉难？都只为公理、人道、正义、王法大于天！”一番直言，画龙点睛点醒了赵祯，同时将全剧推向高潮。

剧，拥有各种层次的观众群落。他们既希望欣赏真正见功夫的唱念做打舞等表演技巧，又喜爱观看新颖独到的灯光效化舞台美术。既有兴趣见到南派艺术大胆创新的精神，又有致品味北派艺术严谨规范的风格。《狸》剧组在这个戏的创作中，

刻意进行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多样式的艺术探索，作兼收并蓄、广征博采的努力，作京海融汇、南北合流的尝试，自然也就有可能获得更多观众的接受了。

当然，观念上的“新”也好，内容上的“厚”也好，节奏上的“紧”

也好，技艺上的“美”也好，都离不开一个艺术上的“精”字。不论搞什么题材什么样的作品，都必须认真发扬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精神，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加强精品意识，实施精品战略，这样才能创作出观众欢迎、雅俗共赏的艺术精品。